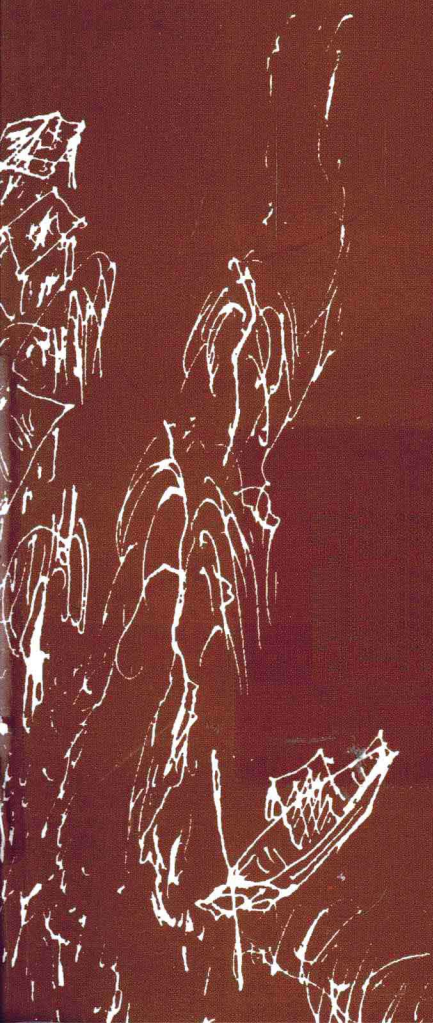


萬裡行

上册

吴 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萬裡行

上 册

吴 暄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蒿里行/吴暄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321-4615-4

I. ①蒿…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973 号

责任编辑: 夏 宁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蒿 里 行

吴 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5 插页 2 字数 1163,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15-4/I · 3594 定价: 98.00 元 (共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第一章 清明	1
第二章 出生	18
第三章 大跃进	28
第四章 桐庄农场	49
第五章 淑娴婚事	63
第六章 小筱与荷花	88
第七章 明樟当会计	104
第八章 文革	126
第九章 回荻河	160
第十章 菊德太婆	177
第十一章 让穆叔公	202
第十二章 简森叔	241
第十三章 简喜叔讲故事	255
第十四章 开河了	266
第十五章 鼋头嘴	279
第十六章 元宵节	300
第十七章 桂子上菊德太婆家	312
第十八章 虞赛凤	325
第十九章 “英雄”传奇	341

第二十章	慧娴生病了	382
第二十一章	朴镇运输队	416
第二十二章	帮父拉车	434
第二十三章	桂子的新学校	446
第二十四章	初中时代	477
第二十五章	养蜂人	498
第二十六章	江大炮	523
第二十七章	搬运队风波	564
第二十八章	高中老师	591
第二十九章	唐老夫子	611
第三十章	同窗趣事	632
第三十一章	桂子的初恋	645
第三十二章	六月诗人	685
第三十三章	丽华嫁了	721
第三十四章	邢丽儿来了	755
第三十五章	所思远在九龙山	770
第三十六章	蕨桂分离	793
第三十七章	等待	811
第三十八章	桂子失业	831
第三十九章	下荻河	855
第四十章	开山	881
第四十一章	蕨汪访桂不遇	893
第四十二章	少年心事	911
第四十三章	当民办了	944
第四十四章	紫云山(一)	968
第四十五章	紫云山(二)	1007

第四十六章	除夕夜谈	1021
第四十七章	紫云山(三)	1034
第四十八章	告别紫云山	1052
第四十九章	桂子理财(一)	1068
第五十章	桂子理财(二)	1100
第五十一章	绣珍姨	1112
第五十二章	小木屋	1124
第五十三章	玉成	1156
第五十四章	排演样板戏	1196
第五十五章	泉塞湖围垦	1214
第五十六章	样板戏公演	1245
第五十七章	一九七六年春节	1262
第五十八章	深山买柴	1296
第五十九章	县委党校	1310
第六十章	邂逅巡防队	1343
第六十一章	送粮	1352
第六十二章	让鲁叔公(一)	1383
第六十三章	让鲁叔公(二)	1415
第六十四章	走了	1428
第六十五章	寻觅	1435
	替他讲他的故事	1443

第一章 清明

天地总在不断地运行，又是一个清明节了，是公元 1955 年的清明节。

江南乡间的清明，节候的特征就是显得更鲜明些。没有了前几天的雨纷纷，这几天天气放晴了，太阳的工作力度加大了，使着劲地发光发热，在驱散已然式微的春寒。暮春时晨间的雾霭一般都久久难以散去，到了这个清明节时，消失得就是要早一些。不到天大亮，弥漫在天地间的便是一片明媚的气息，这种气息，把个小镇——朴镇清澈通透地显示于人世間了。

朴镇，原名普镇，是江南的一座小镇，坐落于泓濛湖的北面，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地图上为了表明行政区划或交通路线，才可查到这样一个名字。朴镇的历史大抵起于清末，起初可能是由于地势高起于四周，又有一条由东向西的官道经过此地，人们为了避水患，为了依傍官道贸易农副产品，五言杂姓、各色人等聚居于此，小镇也的确再普通不过，人们便随意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普镇。后来或许是教化所及，或许其间有雅人出现，便改“普”为“朴”，以显示出斯文，让一个小镇的名字显得敦厚，淳朴，雅致些了。

乡间人总是起得早的，朴镇的人起得就更早了。最先显示起得早的是朴镇西边的油坊的榨油工人们，天还未亮，碾压油菜籽的石碾子就在蒙眼瘦驴的牵动下“叽里咕噜”地转动起来，把经过热炒的菜籽的香味氤氲遍整个小镇。接下来，油工们就把“杭育杭育”的榨油声传彻整个小镇。大概是油坊的油工们要赶活计，好腾出时间来跑到祖上的坟墓前去拜奠拜

莫吧。

再下来，朴镇由东到西延伸约一里路长的正街就活泛起来。粮食加工厂脱粒的柴油机轰响起来了，棉花加工厂几个弓背的师傅则操起了弹弓乒乒乓乓地在弹着花。机械厂铸铁的炉膛也烧红了，几个满面灰垢、一身铁锈的工匠围着铁砧，抡着铁锤在锻造着铁耙、铁锄、锅铲之类的铁具。染布坊的万金生一家也动作起来了，他们把从大染缸捞出的红的、黄的、绿的、黑的、蓝的布料，打着转儿晾在围成圈的高架上。或许是有意为之，或许是自然天成，那晾起的布条，黑的一圈，蓝的一圈，绿的一圈，黄的一圈，红的一圈，成了一个五色的套环。若有闲人，爬上街北面乡政府的两层楼的顶上去瞭望，肯定会看到那五个套环的瑰丽奇特；若是那闲人还活在今天，一定会联想到大牌导演张艺谋在大作《菊豆》中展现的大染坊的场面。

这时，供销社、生资门市部、烤烟店的门也陆续开了，生猪收购站卖肉的屠夫也将半夜宰好的猪肉摆上了砧案，只是“长春生”药铺没开张，小街南面的小医院一大早开没开门不知道。那时候民风淳厚，自然医德也高尚，估计自然是也开了门的。

小街东南面的中学和小街西南面的小学是正常在运转着的，因为人们先是听到东南面传来的响而脆的钟声，几分钟后，又听到了从西南面传来了沙而哑的钟声。这两所学校的钟声向来是朴镇人办事的节律。位于乡政府旁边理发铺的毛师傅总会按住顾客一边是溜光了，一边是毛茸茸的下巴说：“你这老狼猪的棕毛真难刮，刮了一个时辰，还刮不灵光，你看学校的钟都打了几下了。”不过，今春以来，却不知这两学校的钟是怎么打的，一前一后，总隔动三五分钟，把朴镇人的生活节律都有些扰乱，记忆稍微不清晰的根本弄不清时辰了。有次乡政府鲁书记开会，话讲的本也多，自己就理不清，这时偏偏学校的钟声又一前一后地怪敲起来。鲁书记便懵了，竟不知自己到底讲了多久，是否还有时间完成未竟的会议议程，便发躁了，把与会的中小学校一个姓马、一个姓牛的两个校长臭骂了一顿：“紧跟毛主席紧

跟共产党,时间都看不准,怎么跟?”吓得两个校长不等散会便一通商量,把两个打钟人召集拢来,硬是让他们把两个学校的钟对一对。两个打钟人可犯犟脾气了,一时争执起来。中学的打钟人王老倌说他的钟绝对准,前几天还跟医院的常院长戴的表对过——常院长的表是瑞士货,常左手拿着听诊器,右手按住人的脉息对着表算心跳,他的表不准,还怎么给人开药治病?小学的打钟人马克刚则更牛,说是自己的钟大前天才刚跟一个回乡探亲路过小学的解放军军官戴的表对过——解放军军官要指挥兵马打仗,他的表不准,还不把子弹打到自己人身上了?一时间,你来我去,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马牛二校长也不好就依了谁。整个朴镇,除了常院长也就是乡政府鲁书记有块破表。鲁书记的表,经常坏,经常搭上城开会的下属去修理。鲁书记今天发脾气骂人,想是自己的表又坏了吧。况且,即使他的手表没坏,他现在也正忙着做报告,愣让两个打钟人提着钟到会场上去对表,也不大切合。两个打钟人分属不同学校,各为其主,马牛二校长也不好杀一国,安一国。何况打钟的人之于学校,那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开学、放学、上课、下课,钟声敲响,动静即生。而且打钟这活儿,片刻也马虎不得,真要是人不离钟,钟不离人。这正如公鸡之于一个乡村、一个家庭乃至各色人等一样不可或缺。小处说,花郎汉投石三更,小荡妇送抱四鼓,居家男人何时在月下簪谷,舂米,何时在床头入港戏妻,女人何时纺花织布,何时抱孩子撒尿喂奶;大处说,樵夫何时进深山采薪,渔工何时下塘澳捉鳖,那公鸡的打鸣声便是鼓角、号令,乡里人何曾有肯随便把公鸡砍了下酒的。正在二位圣贤难以决断时,这时从县城开来的班车也正好停在朴镇的小站上,此时正在上客,司机正在街上买他老婆喜欢吃的黄丫头鱼,乡下的鱼就是比城里的便宜。中学的马校长虽认得他,但并不熟,还是放大胆,走上前巴结司机,问他有没有手表。“有。”司机大方显摆地捋起袖口,露出银光锃亮的不知什么招牌的手表。小学的李校长便瞪大眼睛向手表看:十一点二十七分。又急忙从马克刚的手中扯过自己学校的钟:十一点二十五分。马

校长也一样,看了看王老倌提着的钟:十一点二十九分。两个打钟人都不再争辩,可能心里在想,开班车的司机的表应该是准的,天天要按时发车,踩点到站,有个迟早,顾客是会骂人的。于是便都将自己手中提钟的分针拨了拨,十一点二十八分。

中学、小学的钟声在以后的大约一周内同时敲响,鲁书记开会做报告也顺畅了。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大概中学的钟又跑得勤快了些,小学的钟又跑得懒散了些,两个学校的钟声响的时候又开始先间隔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以至五分钟了。

钟声响得有些杂乱,但朴镇的人们却还是在依着年年如此的生活节律过活着。此时,街面上走动的人熙攘起来了。卖鱼的排成一溜,十几个或箩筐或畚箕内跳动着各色的鱼,鱼儿们有的把腮一张一翕,有的摆动着尾巴,作挣扎状;卖莲藕的也不少,大大的夹篮内参差地码放着水淋淋、滚圆圆的荷藕,细细嫩嫩,白白净净,如女人玉般的胳膊。毕竟是江南,毕竟是水乡,毕竟朴镇左近方圆几十里密布湖港塘澳,水产自然更多。

除了水产,街面上零散的还有卖豆腐,卖鸡蛋,卖蚕豆的,甚至还有卖草鞋的。当然,今天朴镇街面上生意最好的,还是紧靠理发店边上汪大农的日杂店。今天是清明,香烟、蜡烛、黄表纸、装纸角的包袱等,从天一亮,汪大农就没闲着,人们围着杂物店,或买两样、或买三样,或多或少,买着上坟的祭品。有些人不识字,还嚷着让汪大农帮忙写包袱。汪大农是一会儿“故先考”、一会儿“故先妣”地写,一会儿蜡烛两分一根、黄表纸二角一刀、香烟一毛钱一扎地算,忙得光秃秃的脑门上直流油。

正当汪大农忙得不亦乐乎时,有个少妇人却赶上前,挤过人堆,恳求地问汪大农:“大叔,借问一下,对面的‘长春生’却怎么没开门?”汪大农瞪大着眼睛,一脑子的“故先考”、“故先妣”、蜡烛、宣纸……一时转不过弯来,好不容易回醒过来,用眼睛瞧了瞧马路正对面的“长春生”药铺,也想不出“长春生”今天为何关门,只得问:“大嫂,你找‘长春生’,要抓药吗?”

“是啊，我婆婆肚子痛，自己喝了几天的仙水，也不见好，只好硬给她叫郎中。郎中开了个单子，叫我上‘长春生’，一大早赶来，又没开门，我孩子还在床上，没穿衣服呢！”

“哦，哦。”汪大农支应着。

这时，旁边的顾客有一个聪明活络的：

“这还不好办，走马路左边一个弄口下去，到医院里抓就是了。”

“对，对，”汪大农赶紧支使着，“快去，快去，抓上药，给老婆婆吃，给你孩子穿衣服。”一边又开始忙手下的活。

少妇人走了，汪大农却觉得有些怪了，“‘长春生’今天为什么却没开门呢。”

“长春生”今天真的没开门，大概今天一天都不会开门。

“长春生”是个有些年头的小药铺，还没解放时开在朴镇马路北面纵深约一百米的一条小巷子里。解放后，毛主席的光辉照耀大地，共产党的政策辐辏八方，朴镇大大小小的商铺便都高高兴兴地跟共产党走阳关大道，实行了公私合营。“长春生”药铺也便合了营。乡政府的干部们时刻牢记伟大领袖“为人民服务”的教导，认为“长春生”既然已经合了营，便不宜再让它在自己家的铺面里“为人民服务”。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便让“长春生”迁到了镇子的主轴路上，牌子也换了，“朴镇人民药店”。但朴镇内外的医患人等口头、心里还是那个“长春生”。按照政策，“长春生”药铺是不能只有一个老板的，但老板虞春祥却死活不肯带徒弟，上面派了人来，他总说“不认得几个字，手脚木，口舌笨”想法支走。其实虞老板心里有个小九九，奇技不轻以示人，要传也得传后人，只不过眼面前自己的子息还小，还得待以时日。上面总是英明的，不过也没当虞老板的面说破，就姑且让虞老板一个人自打锣鼓自划船，里外都让他做。好在虞老板也厚道，县里进的药，进价、销售价一目了然，那时也还真没有什么萝卜当人参、猪胆当熊胆、驴骨头当虎骨头、牛鞭当虎鞭掺杂使假、短斤少两、吃回扣什

么的，账目盘点也一清二楚，所以上面也还放心。

平常虞老板要到县里去进个药，或到镇上去听个会，药铺也是关上的。

今天是清明节，店铺关门也还是让人想得开的。

在小媳妇改换门庭，投奔医院依方抓药的当口，虞老板却正在家中做着上坟的预备。

虞老板名叫虞春祥，大约三十出头年纪，五短身材，国字脸儿，白净面皮，眼光柔顺，气息匀畅，正在家门外帮弟弟虞秋庆把一副“具体而微”棺槨，绑上独轮车。那棺槨大致三尺来长，一尺半宽高，做工精细，通体赭红色的油漆锃亮闪光。棺槨盖脑上是泥金捏出的凸起的左龙右凤图案，盖脑下面棺身正中是一个爆出的大“寿”字，也洒了金，左右护板头则是洒金的牡丹芙蓉花面，底板头下又是两条泥金飞龙，口含宝珠，脚蹬祥云，相向翱翔，边沿则有海牙形波纹。

秋庆正将小棺槨轻轻地放在手推独轮车上，兄长春祥则拿出早先预备好的几张秋后采摘的干荷叶，遮盖在棺槨上。弟弟把手中的棕绳理了理，把绳头的结扣挂在车筐下的铁钩上往车的另一边一扔，兄长便接过绳子，扣在车龙骨突出的犄角上。兄弟俩前面一挂一扣，后面一挂一扣，配合默契，不一会儿，小棺槨便牢牢地绑在了车子的左侧。

棺槨绑好后春祥便进屋，拿其他东西；秋庆则将车子推动，让它倚靠在墙边，此时，明媚的阳光正照射在他身上。

虞秋庆的长相与兄长有些不同，身量高大，四肢匀称，腰板笔直，手脚遒劲，瓜子脸形，紫铜色面皮，眼光炯炯有神，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精悍小伙子。此时，他正悠闲，便坐在独轮车空着的一边看小巷中过往的行人。

虞春祥进的屋子便是他们兄弟二人的家。屋子不很高大，在朴镇算不上是高档次的住户。正屋是一幢五柱加前后厢的半旧不新的房子，坐北朝南。前面东西厢房原是药铺的店面房和药剂库房兼加工间，公私合营，药房搬迁，现在都改成了住房。加东西两间正房，后厢两间偏房，拢共有六

间。由于虞家的人口不断扩大,枝叶繁盛,前几年又在屋后面的菜园子里加盖了一幢三柱的新屋。三柱新屋西面两间便作居室,东面两间,则作灶间或猪豕鸡鸭、犁耙、风车、石磨栖息之处。旧的正屋、新的小屋的中间是一个用泥墙围成的小院子。院子西面是个小菜园子,东西是个小晒场。紧靠着东西巷子,两幢房子的墙近边,栽种的是一排十来根碗口粗细的、两三尺高矮的梧桐树。那梧桐树,枝干挺拔修长一直向上长,长到约两丈,才分出稀疏的细长但仍挺拔的小枝,小枝丫上,是大如蒲扇的叶子。从上到下,树身通体翠绿,如昆仑山深处矗立的根根翡翠。微风吹来,玉树临风,枝桠轻摆,那大而密的叶子,上下摇摆,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真如大自然中的轻音乐。

乡间的村落民居,按祖先的制度,应该是村落左近种杨柳,房前植桃杏,屋后栽桑麻。古来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枝红杏出墙来”,“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句,又有“鸡鸣桑树颠”,“把酒话桑麻”之句,说的就有乡间村落民居的种树的情况。但虞家却不同,没种什么桃杏、桑麻,却只是由虞秋庆胡乱地栽了这一排梧桐树,不知道虞秋庆是否知道这梧桐树的来历。

这梧桐树在乡间于材用是百无一益的。从荣到枯,不着花,消不了有闲人等的眼瘾;从生到死,不结果实,解不了孩儿们孕妇们的口馋。那笔直的一根圆木头,若是交给木工师傅,他会眼角都不肯瞄一下。因为这梧桐木,木质轻软,纹路粗疏,绵而不密,脆而不刚。做柱子,举不了重;做椽子,承不了轻;若是做家具,则无异于朽木,凿不了圆眼,锯不成方枘;即使凿成了眼,锯成了枘,榫卯交接成了器具,也会或三五日,或十天半月,榫卯断裂,碎成一摊,不可收拾。

但是这梧桐树于文人雅士、才子佳人、谋士智者却有大用处。春秋时,伯牙鼓琴,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终遇知音;西汉时,司马相如在卓府鼓琴,一曲《凤求凰》,撩起文君久蛰的春心,才子赢得佳人归;汉末时,诸葛孔明,使用空城计,西城楼前,焚香操琴,一曲未竟,吓退司马懿十五万

大军；魏晋以降，竹林七贤，中散大夫嵇叔夜，临刑之前，慷慨自若，操起古琴，弹起《广陵散》，演绎了人生最辉煌乐章，也成了音乐界的绝响，余音袅袅，连通古今。

这梧桐枝干正直而应君子之德，木质棉韧而应君子之性，是制作古琴的好材料。春祥家就在这梧桐树的掩映之下。春祥家的正屋结构很是素朴，没有什么雕梁画栋的装饰，也很干净。六间居室，上有天楼板，下有地楼板，冬暖夏凉。正厅上方也看不见瓦片，横椽子都用了杉木薄板隔断，四面的板壁、柱子全用杉木，在房屋肇建时主人给打了几茬厚厚的桐油，所以虽是居住的年代有些久，依然还是泛着暗金色的光芒。虞家最显得辉煌的地方还是在正厅的中堂。中堂悬一大幅松鹤延年图卷，图卷下方是一副香案架几儿，用红木做成，通体雕龙刻凤。香案上左右两头摆一对清代景德镇官窑的济红陶瓷花瓶，正中摆一红木镶边的长方形玻璃水磨墨龙宝镜，那龙头虬髯喷张，龙尾挺拔高翘，龙身则在云雾闪电中或隐或现。镜子的下边是一个不知成品于何年代的瓷器香炉，通体宝蓝色，虽是主人家四时八节燃香火之具，却并无沉滓，在并不显敞亮的正屋内宝光闪烁。香案的左边则是一副蜡烛架，架子不大，一尺来高，尺半宽，中间一条横木钻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孔儿，用来插放蜡烛，两边一寸见方的柱子上各蹲着一尊小狮子，狮子虽小，却惟妙惟肖，眼、耳、口、鼻、须、身，纤毫毕现，雄风可掬。香案下是一张紫铜包角，整张樟木板做面，四角用线刨起棱的八仙大桌，桌下设四条八仙凳，南北两面板壁左近摆几把松木绞成的罗汉椅。整个正屋既简洁又庄严，显示出主人打点生活的精心。

此时，后屋的灶膛里的火正旺盛着，热气氤氲的蒸锅里正散发出一阵阵江南特有的清明炒粉粿的香味。

其实，在今天，大约是鸡鸣三更的时候，虞二老太及虞二老太爷便已经起床忙活开了。

虞二老太虽然年过花甲，但还是把着灶间不放，不让两个媳妇插手。

今天日子特殊，一大早，她便起来，梳洗熨帖，唤醒两个媳妇，忙着预备清明上坟的祭品。乡间人在清明祭日奉献给祖宗的东西毕竟简陋，无非是两寸见方的熟肉一块，三寸见方的豆腐一块，约半斤来重的煎得油黄的鲤鱼一条。至于牛羊等太牢之礼，江南的小户人家是预备不起的。他们聪明，使用炒熟磨细的粳米粉捏而代之。乡下人手巧，把调和得匀称了的、白白嫩嫩的米团子一捏一搓，便会做出各式的牺牲来。虞家大大小小九个人，虞二老爷会不会捏不知道，其余的人，除了虞春祥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是幼童外，人人都会捏。而且最为奇怪的是，小伙子虞秋庆竟是全家闻名的捏米粉好手，又柔软、又粘手的米粉团在他一双如大蒲扇般的手中，左搓右揉，上下摆弄，却能很快地或成为一个扑扇着大耳，嘟哝着鼻子憨态十足的肥猪头，或成为一只高挺着鸡冠，紧夹着翅膀，扬脖高鸣的公鸡。更绝的是他还能借助筷子、剪刀，捏弄出令他两个侄儿、一个侄女吓得不敢沾手把摸的小刺猬。

现在虞二老太正在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整得泛着油光的祭礼摆放在架盘内。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对虞二老爷老夫妇及全家来说，至关重要。

自从去年盛夏天，从老家获河村让穆堂弟处得知老四的坟茔被洪水冲得不成样子起，虞二老爷大半年来就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去年大年三十夜，虞二老爷就曾郑重其事地率全家男丁跪在正堂的香案下，面对列祖列宗许下诺言，一定要重修老四的坟茔，万一是墓地不好，就是多花些钱财择地另葬也不顾惜。为此，今年开春，虞二老爷还特地让堂姑爷洪九公陪他到墓地踏勘了一番。洪九公手拿八卦罗盘，在墓地周围上蹿下跳，左量右测，又用拇指食指七掐八算一番后，悠悠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四舅哥是火命，水克火，坟茔正建在过水口，于他不利，还是迁吧。”

于是，虞二老爷家便有了今天这么个大动作。

想到自家兄弟老小，虞二老爷便肝肠寸断，悲恸之情难以自抑。一母

所生，兄弟四人，老大是未成年便归西了，虞二老爷排行老二，长大成人便给人打短工，今天帮人家上山砍柴火，明天帮人家下河运货物。老三还算命好，说了一堂好媳妇。民国三十年一场大水，老家被冲得片瓦不留，虞二老爷只能借村上的守山屋安身，老三则搬到岳丈家，岳丈家家底好，吃喝不愁。唯有老四，从小争气，未成年就到了朴镇，在“长春生”药店学徒，手脚勤快，人又聪明伶俐，“长春生”的老板很是喜爱，帮他娶了媳妇。后来，“长春生”的老板看到天下不太平，连年兵燹，便干脆把店铺连同几亩田送给了老四，自己上徽州去投靠一个阔亲戚了。虞老四自从有了一间店铺，便连年地交好运，先是生了个宝贝儿子夏吉，再是盘下了近街同行“蕴德堂”，成了朴镇唯一做药材生意的人。有了钱，老四便时不时地接济二哥。但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老四的妻子便撒手西去，老四悲伤过度，才四十出头，也染上了沉痾。临终前，老四叫来老二夫妇，捏着老二的手，淌着泪，把夏吉托付给老二，说是“你们二人也还没有子息，就让夏吉做你们的儿子”，并让他们夫妇搬到朴镇来同夏吉一起住，帮忙看着这个店。虞二老爷便从借住的守山屋搬到了朴镇，自己种着老四的几亩田，让夏吉跟着师兄唐春祥打理店铺。伯父、大娘、侄儿夏吉连同侄媳银姣，加上老四从小跟大、不离左右的徒弟唐春祥，一家五口，便继续地过日子。夏吉孝敬伯父母，不嫖不赌，待人和气，银姣也很贤惠勤谨，守店徒弟唐春祥更是兢兢业业，忠诚厚道，一家人真是雍雍睦睦。日子好过了，虞二老爷看到老三一家寄人篱下，虽衣食不愁，可老三媳妇特别能生，短短九年，竟马不停蹄地生下了三个儿子，岳丈家虽广有田产，也挡不住如此多的外孙的吃穿用度，于是便同老三夫妇商量，把老三的第二个儿子秋庆过继给自己。兄弟同袍，老三爽快地应允，老三媳妇有些舍不得，但看到二伯的光景还不错，两家离得又近，只两里地，便含着眼泪，给二儿子秋庆裁剪了一套新衣服，做了一双新鞋子，让他骑着披了红缎子的驴子，过继到二伯家。一家五口人便成了六口人，又继续地过日子。

也真应了一句“天有不测风云”，一向健朗的夏吉患病了。先是遍身发热，脸颊发红发烫，接着是紧咬牙关，四肢抽搐，病来得急。当时的郎中按了脉息，看了舌苔，说是偶感风寒，不打紧，对症开方：荆芥穗十钱，薄荷十钱，防风十钱，柴胡十钱，桔梗六钱……吃了两天，竟毫不见功，反而愈见沉重。到了第三天中午，夏吉不仅浑身滚烫，且牙关紧闭，四肢抽搐。郎中冒着毒毒的太阳赶来，看见夏吉的症状，便无计可施了，也不开方子，直接地让春祥从铺子的小柜里戥出羚羊角、川黄连、西洋参、犀牛角、藏红花等神奇药物，让银姣急急地熬出汁，又急急地撬开夏吉的牙齿往夏吉肚里灌。可是正所谓生死由命，老四的唯一一根苗还是没熬过当晚，去了。

虞二老爷真是塌了半边天。

虞二老爷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一连五天，水米不沾，骨瘦神黯，形容顿毁，全仗春祥内外操持，安葬了夏吉。

老四不能没有后嗣，虞二老爷便勉强撑持着身子跑到了唐春祥家，对着唐春祥的父母千恳万求，把春祥过继给老四足下。唐春祥的父母也还重情义，答应了。虞二老爷便邀拢两个家族的长老，喝过欢喜酒，两家族长老见证，签了过继文书，便把唐春祥改姓为虞，不改名，仍称春祥，让唐家还有一个念想。这样，唐春祥变成了老四的螟蛉之子。

这样，一家子在夏吉歿了后在悲伤的气息中过了一年。夏吉的周年祭一过，未亡人小媳妇银姣如何安顿便成了虞二老爷夫妇为难的事。她膝下没个子息，打发出去，虞二老爷又舍不得。嫁给夏吉三年来，她从来是低眉顺眼，熨熨帖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没同长辈拌过半句嘴，街坊邻里没一个不夸奖的。只是命苦，守不牢男人，虞二老爷是既痛她又怨她。虞二奶奶也舍不得把银姣改嫁了，便动了心思暗暗地找了朴镇小有名气的瞎子马长木偷偷地给银姣、春祥两人掐了姻缘八字。银姣的年纪虽然比春祥大几岁，但二人的年庚属相竟吻合得像茶盖茶碗一样，没有丝毫的乖谬。于是虞二老太便悄悄地同虞二老爷商量：“我让马长木瞎子给春祥和银姣合了